

bloom 盛开
一路繁花，一路盛开
新概念书系03-38

Thirteen
sessions
New
Concept
第十三届
新概念

获奖者作文范本
方达主编 B
卷

新蕾出版社



Thirteen
sessions

常州人藏 New Concept
第十三届
新概念

获奖者作文范本
方达 主编

B
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十三届新概念获奖者作文范本. B卷 / 方达
主编. 一 天津: 新蕾出版社, 2011.3
(盛开)
ISBN 978-7-5307-5053-7

I. ①第… II. ①方… III. ①作文 - 中学 -
选集 IV. ①H1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
019881号

主 编: 方 达	责任编辑: 陈晓梅
策划总监: 李耀辉	特约监制: 杨 柳
特约编辑: 叶夕夕	特约印制: 徐冬梅
封面设计: 熊琼工作室	版式设计: 刘珍珍
出版发行: 新蕾出版社	

E-mail: newbuds@public.tpt.tj.cn

<http://www.newbuds.cn>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300051)

出 版 人: 纪秀荣

电 话: (022) 23332422

传 真: (022) 2333242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320千字

印 张: 17.5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26.9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印刷厂负责调换)

作者介绍

ABOUT
THE
AUTHORS

苏凯敏

出生于1991年，广东省选手。第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花 桀

原名鲁一凡，笔名花桀，幻想症候群，白日梦大王。希望有一天一个人去旅行。希望身边的人每天都开心。分别获得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第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尾 葵

原名宋南楠，笔名尾葵，生于1993年11月的天蝎女。常年干些买梦与卖梦的勾当，售卖文艺小吃，文学甜点。分别获得第十一届、第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王天宁

山东济南人，高三学生，生于1993年。最欣赏的人可以把骂声听成掌声，峰回路转，每一天都是原点。分别获得第十一届、第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辛晓阳

夏天出生，因而拥有热情，外放，不拘谨的性格。喜欢笑，喜欢吃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喜欢在黑夜里借文字慰藉真实的自己。讨厌阴天，讨厌虚伪，讨厌不被信任的感觉。分别获得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第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付 晴

需用笔名发表，要问笔名。有授权书身份证。湖北省选手，第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珞汐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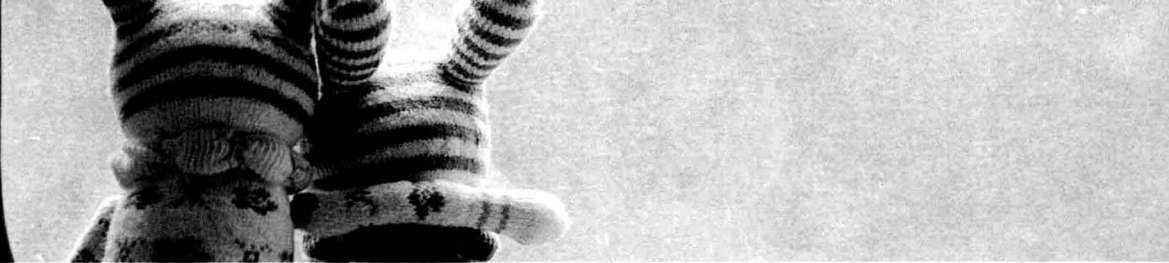
原名邢颖，笔名珞汐子，1990年生于山西古交。火烈纯净相交融的射手座。喜欢自我地将文字里添上某种神秘的味道。连续获得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荣嘉奇

笔名为苏洛依。河北省选手，第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谢小瓷

原名谢文艳，笔名谢小瓷，河南省选手，第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氏中失

原名李晓丹，笔名氏中失，山东省选手。第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奖者。

刘家玮

吉林人，高中生，喜欢看书、睡觉。第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奖者。

另 维

原名温暖，1992年出生，满族，烟霞癖、信佛、善舞善琴、爱旗袍、待篮球胜命，7岁入中国少年作家协会，迄今发表文章已近百万字，作品散见于《萌芽》《最女生》《花火》等。连续获得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苗亚男

1993年出生，经常被稀奇古怪有些变态的念头弄得满身邪气。贪吃贪睡，看碟无数。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奖者。

周亚波

爱做白日梦的90后男生。典型水瓶座，爱自由爱幻想，总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想法。也许写作对于自己就是一场莫名其妙的旅行，但也会莫名其妙地继续坚持下去。分别获得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第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染 染

原名应颂琪，笔名染染。1994年生于广西柳州，中国少年作家协会会员。性格安静而不内向，善谈而不张扬。对文字有自己的坚持，相信梦想亦承认现实。连续获得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陆紫嫣

笔名小言、小昔，认为写字是件重大的事情，因而极少参加作文竞赛。最好读各类习作或好友作品，文学活动极其狭窄。笃信当年明月言：老实做人，勤奋写字。第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奖者。

北 辙

原名马璐瑶，笔名北辙，1992年生人。为文宗旨：以心为文，笔随心愿。连续获得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丁 威

喜欢安静看书晒太阳的日子。矛盾、敏感、脆弱、失眠、瞎琢磨构成生活的全部。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奖者。



很多天后，很多年后。

这个小镇在奔跑中失去了踪影，而小说家当然遗忘了这个故事。
于是这个故事就戛然而止了，停留在小说家那台废弃的电脑里。

他没能亲吻她。

她或者他，会哭泣吗？



在这个夏天，变成一个虚幻的梦境，和这个即将开始，
或者说即将离开的夏天一起从我面前消失。
我把藏在床底下的箱子翻出来。
那里面装满了所有的我的东西，所有的我的记忆。

盒子里的圣诞节 氏中矢

108

谢小瓷 指尖点尽苍凉

109

日落尽头，寂寞梧桐 荣嘉奇

110

荣嘉奇 此夏寂凉

111

有关独白里的重要片段 路汐子

112

此夏寂凉，成长小说

付晴 梦想家

117

独白 辛晓阳

118

王天宁 凤眼

119

希翼 尾葵

花 桀 谁带走了夏安琦

简藏 苏凯敏

120

谁带走了夏安琦，小说岛

S DE NOUVEAUTÉS

Y & C^{le}
EVER

魔光之瞳，魔幻小说

夜殇 刘家玮
161

花架 魔光之瞳
147

麦洗森严 另维
181

记忆的故事，小说现实

苗亚男 我也很
204

蜕变 付晴
215

周亚波 矿泉水
223

记忆的故事 柒柒
228

青城，小说江湖

苏凯敏 青城
238

无线电 陆紫嫣
240

北辙 崖壁
249

漂流的老桑 丁威
256

氏中失 记忆
260



就这样，他的一生都改变了。
这就是命缘。

只要还有缘分，会找到。

谁带走了夏安琦，
小说岛



简藏

文/苏凯敏

苏凯敏

出生于1987年，广东省选手。
第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1.

我叫简藏。我的童年在一堆黑白胶卷中度过。

父亲从爷爷那里接手影楼的时候，还没有我。之后爷爷便撒手去了。父亲在一片无奈中请辞了邮局的工作，回到影楼继续祖业。但父亲对摄影这个行业根本毫无头绪，在重新开业的一个星期后，他打出招工启事。那天下午，我的母亲找上门来。从此，我的父母携手把影楼的经营推向顶峰，并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我出生后的两个小时里，父亲给我拍了一百张照片。罗列在我的个人相簿里，我很难想象他对着一个还没长开活脱脱就是一团肉的婴儿用几十张胶片记录了一个睁眼的动作。父亲后来说，他第一次觉得拍照真快乐。

影楼叫“影藏”，我的名字取自它。当时上海像这样的影楼有很多，它们就像一股暗潮在一夜之间全涌了上来，所以每天都能听到上海的哪个角落里有影楼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父亲担惊受怕，他不想在接手影楼两年后亲手把它埋葬。事实上他的担心显得杞人忧天。“影藏”站住了脚。

父亲时常说，这是不自己喜欢的事业，但爷爷固执地强调一脉传承，他应该做下去。因此他总是显得不快乐，而他不知道我像他一样不快乐。五岁之前，我和一堆胶片相处得很融洽。在父亲和母亲工作的时候，我安静地簇拥在一堆废弃胶片旁边。现在我可以感叹自己小小年纪就如此让人放心。关于母亲，她对父亲总是非常忍让。她可以包容他所有的不满，影楼的收支，器材的购置，甚至是某天的饭菜咸了，父亲对母亲的埋怨都显得那样顺理成章。沉默的微笑是她最直接的回应。

在我七岁的时候，有一个家庭来拍全家福，作为离婚前的唯一纪念。最后，夫妇俩成功因为冲洗照片的问题燃起了战火，并且当着孩子的面吵得面红耳赤。那小孩非常笃定，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模样。我亲眼看到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小孩站在互相对骂的父母前深深地打了个哈欠。

最后，他们的争吵带不来任何有用的结论。我的母亲不识相地在这个时候上去劝阻。他们夫妇俩马上统一了战线，把矛头对准她，异口同声地指责拍照的费用和质量问题。我觉得他们根本就是吉祥如意的一家，没必要离婚。母亲在推推搡搡中被逼到了墙角，她无可奈何地赔笑。但那笑容在对方盛气凌人，一副“我就是上帝，她就是上帝的老婆”的模样中显得很不值钱。那时候我吓得尖叫，父亲从楼上冲洗暗房冲了出来，一拳就挥在那个男人的脸上，男人摔在地板上差点起不来了。女人吓得不轻，一手揪着她泰然自若的女儿，一手拖着丈夫赶紧跑。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第一次这么激动。他挽着母亲的手，深深地叹气。

这就是我深爱对方的父母。

八岁的时候，我得了一种怪病，偶尔会出现短暂性的昏厥，醒来又无大碍。医院查不出是什么病，只好回家养着。“影藏”半休业半经营，父母为了我两边跑，事业与生活不能两全。曾经一次，他们听说城郊有一家诊所善

治怪病，于是便把眼下前来拍结婚照的准新人给轰了出去，带着我风尘仆仆地赶过去。

但在半年之后，这种病症又突然消失。他们又能把心思都放到“影藏”身上，但在上海这个浮沉不断的城市，特别是世道愈加寥落的今天，“影藏”重新开张后，生意一直不佳。偶尔有父亲的朋友来，惋惜地说道，这该是孩子害了晦气吧。父亲无奈地笑，母亲也叹气。有时坐在“影藏”里，都能感觉到一股逼近心脏的寂寥。就在这个城市里，许许多多的人寻找梦想和明天。所有的无助都成为它不断拔高的钢铁森林的血液，酝酿了更加残忍的人间。

有一天，我看到父亲坐在暗房里，红色的灯光落满他的背影，我看得出了神。他很长时间没有更换那个姿势。我想到他曾经对我说过，在爷爷死之前的那段时光里，他们父子俩在暗房里坐着聊过，在劝导、哀求，直至争吵之后，父亲还是没有答应接手“影藏”。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在爷爷死后，他不忍心撂下它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而是乖乖听话。这便是宿命，是血脉里羁绊的因子，你无法放弃。于是在那时，我站到了父亲的面前，我们彼此看不清对方的脸。

爸，我想学摄影。

足足愣了有半分钟，表情不明。

我是不会让你像我一样干这一行的。

他站起来，回头看了看墙上挂着的几百张甚至上千张的照片，毅然走了出去。我抬头去看，它们像一张被标记无数的地图，重叠多变，看得我眩晕。然而我还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拒绝。

上海的数码摄影发展速度被时代点燃了。走在街上就能看到头顶打出的招牌，“全数码照相馆，清晰写真”，“专业，数码摄影”……它们正在一点一点地侵蚀“影藏”的天空。人们不愿意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来拍照，再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冲洗照片。而这个依然用传统摄影工具的影楼，它赶不上别人的速度，赶不上时代的脚步。就像一个小孩被甩在了原地，看着把自己扔下的高速快车扬长而去。父亲料不到，“影藏”不是败在自己手里，而是被这个时代遗弃。

经常有人建议父亲尝试新模式，不要故步自封。他煞是轻松地回答，这些

年来有一批老客人没有离开“影藏”，就是为了他们也不能随便改变。其实私底下他挨得很辛苦，所谓的老客人，不过是定时来拍纪念照，零零碎碎的几个人。事实上父亲不敢改变的，是爷爷留下来的模式，他没有信心去做。多少年来他压着性子坚持下来，目的很简单只为了传承。从爷爷手中递过来的火把，他要完整地传下去。但下一个人是谁，他也不知道。他不肯答应让我做这一行。因为看得出我不是出于热爱，而是懂事地想要接力。父亲已经埋没了自己的梦想，实在不想连儿子的人生也就误了。

我其实明白他的想法。但我还是想要去干。

夏天，一位老者来拍照。七十几岁的老人为了好看还穿着西服打着领带。他已经非常热，但还是舍不得脱掉。父亲为他冲洗完照片，从暗房出来，看到他倒在地上，面无血色，暴毙。父亲手中的照片成功成为老人的遗照。同时“影藏”成功地登上了隔天的报纸头条。这两个成功将“影藏”的寿命成功地截短了一大半。

对于这一切，母亲已感觉无力回天，她一度 and 父亲争吵过，痛诉他的固执会害了所有人，包括他信誓旦旦要维护自己儿子的将来。然而，父亲没有被母亲罕见的发脾气打倒。他依然是简家的顶梁柱，坚持并坚信着。

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影藏”画上了句号。附近一带的土地都被征用开发，这里将建成上海繁华的水泥森林，以金钱、欲望、权力为名义。因为“影藏”位于很好的地段，政府支付给我们一笔相当的钱。但这不是钱的问题，属于简家的“影藏”，在带给我空白的童年以及迷茫的人生观之后，以被埋葬的姿态说了再见。父亲花了一整天清理影楼，把所有该留下的留下，拿不走的丢掉，结果发现，他一件也丢不掉，这是他的全部。就算是开始时的抵制，到此时此刻也消融在时光的夹缝中，和自己的生命融为一体。毕竟，“影藏”有着一家三口的记忆。于是，父亲毅然决定把所有东西都带走。包括两大箱从开业到现在就没人来领取的照片，尘封至今。

走吧，孩子他爸。

你说，当初我爹开始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有这样一天。

那不是你的错。

我知道。

.....

他们用沉默结束了对话。附近的街道，有很多商家已经退出去，拆迁工人大批大批地进驻，吊车和挖掘机挥动着钢铁的爪牙开了过来。这里在下一秒就要被摧毁。父亲让我们都先回去，他要留在这儿看一看。母亲拗不过他，就先和我回去了。晚上，他回到家，一言不发，躺在床上睡得深沉。母亲没有多疑。第二天，她费了很大的劲才把父亲叫醒，但是父亲已经无法说话了，腿脚僵硬动弹不得，不时地抽搐。

他中风了。

在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月，回到家疗养。他的病症较轻，无碍性命。但是行动极其不便，口齿不利。每天躺在床上，目光呆滞，再无当年英气逼人的模样，喝水的时候会接不住一口水，大小便失禁，看得人难过。母亲默默地料理着他的一切，一言不发。偶尔闲适下来，便坐在父亲的床边聊点日常琐事，就像以前一样。她总是一个人在说，说到忘记了时间，父亲保持安静不发出任何声音，就算他要排便，也不会出声打断母亲。总是等到母亲闻到了味道，停止说话，自责地给他洗身换裤子。她在厕所洗裤子，一边洗一边哭，回到父亲身边又是满脸淡淡的笑。

时代在变，纵然他们已经渐渐老去，但爱永远不变。

我被禁止在父亲面前提起要学摄影的事，这会引爆他的情绪。而我已经步入了高三，再也无额外的心神去关注它，甚至，连“影藏”也渐渐淡出记忆。偶尔听到母亲的只言片语，提及“影藏”附近一大片的地被建起了超级商场。

那年，我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只身北上。母亲本来要跟我去报到，但父亲离不开她，也就不了了之。她去火车站送我，一再检查我的包裹，确定一切必需品都带上之后，和我告别。

不要担心你爸，我会好好照顾他。不要担心花钱，家里还有能力让你读完大学。

我就这样离开了上海。

2.

初次离家，感觉被世界冷落。大学的生活，极简单又极烦琐。也不曾料到，会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目睹异地风景，在你的眼前如一股洪荒冲刷而过，你会想要纪念这种虚无又慌张的情绪。想家的时候，打个电话回去，听到母亲温和的声音，不露痕迹地讲着父亲的近况。哪怕是某天父亲的胃口变大了，也是令人宽慰的消息。她很想要和别人分享这份喜悦。事实上，父亲在她的照料下，正慢慢恢复，已经能够说些简单字词。母亲下一个目标就是“要把你爸训练得能唱歌”，当听到从母亲的口中出来这么一句话，我站在秋意渐起的北京街头，额头飙出两颗汗珠，随即无声无息地笑。

你也要注意身体。

我挂断了。

在学校里，我其实很少露面。一个午后的时光可以在图书馆打发，别人成群结队去泡吧，我宁愿睡觉，社团一个也不参加。但摄影社的师姐找上我的时候，我还是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没有参加。

那时候学校附近的美术馆承办了一场摄影展，吸引了很多人。我向来不觉得学校里有那么多摄影爱好者，最后总结出来的原因是，免费进场。于是我也欢天喜地跟着凑热闹去了。

整整半个小时，我把美术馆转了一圈，看到的尽是一些不痛不痒的风景摄影。有两幅放在一起的作品署着同一个人的名字，作品都叫“迷惑”。我花了几分钟，是挺迷惑的。两幅看起来一模一样的摄影作品，为什么同时展出。我心有不甘，想是不是我的道行不够高，其中的端倪还看不出来。于是又花了几分钟仔细盯着照片中的天空，看是不是有UFO出现，又看看照片中的水，看是不是有水怪潜在里面，结果很可惜。事实上我很想揪着作者的衣领告诉他这是写实摄影而不是抽象艺术。

在美术馆最大的那面墙上，我看到了一幅此生难忘的作品。由数百张照片

拼合而成，每一张都代表一种表情：愤怒，喜悦，哀伤，迷茫，惊悚……风格怪异，气息鲜明。如同多年前我在“影藏”暗房里看到的那面挂满照片的墙，这种生命的色彩让人摸不到脉络。我开始觉得这真的就是一种生命的记录，被直白地表现出来。

是不是很吸引人？

我扭过头看见旁边站着一个女生，她同样盯着墙，眼神没有游动。

你看，这女人吸烟时的姿态，就好比经历了爱情，那么贪婪，又那么热烈。你也喜欢摄影吗？

不，我几乎算是没接触过。

你的触觉很敏感了，你是我今天看到的第一个被这幅照片吸引的人。他们，或者说是普通人，只会流连那些肤浅的风景照，而这才是真正的写实摄影，直面生命，可以一丝不挂，也可以刻意隐藏。

我对摄影总是有一种陌生感。我不知道它是为了什么而存在。是为了谋生还是……

张爱玲曾经说过，照片这东西不过就是生命的躯壳。它表现的就是外在形式。摄影就是把这种形式记录下来。做摄影的人会有种恐惧，因为他们比常人更多地去接触这种事实。他们在四方的的小格子里看到的几乎是这个世界的一切，太过残酷。而往往，很多人选择了它，做了这个世界一切事物的记录者，他就会不断进步，不断寻找足以解释真理的答案。你是不是无法对它表现出热爱？那是你不明确自己想要什么。一个做摄影的人不明白自己想要什么的话，他不会拍出好作品。

她转身走了出去，手上的金属镯子互相碰撞，发出悦耳的声响。一头黑色长发在风中扬了起来。

放假后，我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母亲打电话过来，语气依然很温和，照常询问我的近况。几近犹豫的话语中，她终于跟我坦白，父亲在昨天晚上突然无法喘气，送到医院之后已经晚了。他还没来得及过他的五十五岁生日，来不及及见上儿子一面。这个消息突如其来戳中了我的神经，我说不出来话。不知道